

**孙子兵法**

**夫兵形象水，水之形避高而趋下，兵之形避实而击虚。水因地而制流，兵因敌而制胜。故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，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，谓之神。**

目录

[计篇 3](#_Toc825270863)

[作战篇 4](#_Toc1652479183)

[谋攻篇 5](#_Toc1645053427)

[形篇 7](#_Toc1520258013)

[势篇 9](#_Toc1048088595)

[虚实篇 10](#_Toc1389891714)

[军争篇 12](#_Toc970509223)

[九变篇 14](#_Toc497648338)

[行军篇 15](#_Toc1159987317)

[地形篇 17](#_Toc632059631)

[九地篇 19](#_Toc822113163)

[火攻篇 23](#_Toc781396633)

[用间篇 24](#_Toc1687416736)

计篇

孙子曰：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！

孙子说：战争，是国家的大事，是敌我拼搏生死的场所，是决定国家存在或灭亡的途径，不可不认真研究！

故**经**（经，织也；从丝为经，衡丝为纬，凡织，经静而纬动。所以把主要的东西，都看作经。这里也有纲领、大纲的意思）之以五，**校**（比较）之以计，而索其情：一曰道，二曰天，三曰地，四曰将，五曰法。道者，令民与上同意也，可**与**（随从；随着）之死，可与之生，民弗**诡**（诡，违也）也。天者，阴阳、寒暑、时制也。地者，高下、远近、险易、广狭、死生也。将者，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也。法者，**曲**（古代军队的编制单位。大将军营五部，部校尉一人……部下有曲，曲有军候一人，比六百石）制、官道、主用也。凡此五者，将莫不闻，知之者胜，不知者不胜。故校之以计，而索其情。曰：主孰有道？将孰有能？天地孰得？法令孰行？兵众孰强？士卒孰练？赏罚孰明？吾以此知胜负矣。

因此要用五项（决定战争胜负的）基本因素为经，把（对敌对双方的优劣条件的）各项估计作比较，来探索战争胜负的情势：一是道（政治），二是天（天时），三是地（地利），四是将（将帅），五是法（法制）。道（政治），可以让民众和君主的意愿一致，可以随从君主死，可以随从君主生，民众不违背。天（天时），就是指昼夜晴雨、寒冷炎热、四时节候的变化；地（地利），就是指高山洼地、路途远近、地势的险要平坦、地域的广阔狭窄、死地生地等地形条件；将（将帅），就是指将帅要足智多谋、赏罚有信、爱护部属、勇敢坚毅、公正严明；法，就是指军队的编制和制度、将吏的管理、粮道和军需军械的掌管。凡属这五个方面的情况，将帅都不能不知道。凡了解这些情况的就能打胜仗，不了解这些情况的就不能打胜仗。所以，要把（对敌对双方优劣条件的）各项估计作比较，从而探索战争胜负的情势。要看：哪一方君主的政治更为开明？哪一方将帅更有才能？哪一方拥有更好的天时地利？哪一方法令能够贯彻执行？哪一方兵众的武器装备精良？哪一方士卒训练有素？哪一方赏罚公正严明？我依据这些就能够判断出谁胜谁负了。

**将**（如果；假若）听吾**计**（谋划，打算），**用**（任命，任用）之必胜，留之；将不听吾计，用之必败，去之。

如果能听从我的谋划，用我指挥作战，一定会获胜，我就留在这里；如果不能听从我的谋划，虽用我指挥作战，一定会失败，我就告辞而去。

计利以听，乃为之势，以佐其外。势者，因利而**制**（制，裁也。裁决，决断）**权**（权宜、变通）也。

谋划有利的条件使意见被采纳，然后营造有利的态势，以此作为外在的辅助条件。所谓的“势”，就是依据有利的情况而进行权变（随机应变）。

兵者，诡道也。故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，近而示之远，远而示之近。利而诱之，乱而取之，实而备之，强而避之，怒而挠之，卑而骄之，佚而劳之，亲而离之。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；此兵家之胜，不可先传也。

用兵，要采用诡诈的方式。所以能打要假装不能打；要打而假装不准备打；明明要在近处打，却假装在远处打；明明要在远处打，却假装在近处打；对方贪利，就用小利引诱他；对方混乱，就乘机攻取他；对方力量充实，就谨慎防备他；对方兵力强大，就暂时避开他；对手暴躁易怒，就设法挑逗他；对方谦卑沉静，就设法使他骄纵；对方休整良好，就设法使之疲劳；对方内部团结，就设法离间他。在对方毫无防备之时间和地点发动进攻，在对方意想不到的情况下采取行动；这是兵家取胜的奥秘，要根据随时变化的情况临机应变，是不可以预先传授的。

夫未战而**庙**（王宫的前殿，泛指朝廷）算胜者，得算多也；未战而庙算不胜者，得算少也。多算胜，少算不胜，而况于无算乎！吾以此观之，胜负见矣。

这未开战之前在庙堂之上就筹算着能够获胜的，（是因为）经筹算得出胜利的条件较多；未开战之前在庙堂之上就筹算筹算着不能获胜的，（是因为）经筹算得出胜利的条件较少。筹算出胜利的条件较多就能胜利，筹算出胜利的条件较少就不能胜利，何况根本就不做筹算呢？我根据这些情况来观察，谁胜谁负也就显而易见了。

作战篇

孙子曰：凡用兵之法，驰车千驷，革车千乘，带甲十万，千里**馈**（运送粮食等）粮，则内外之费，宾客之用，胶漆之材，车甲之奉，日费千金，然后十万之师举矣。

孙子说：凡用兵作战一般规律，出动轻型战车千辆，重型战车千辆，军队十万，还要越境千里馈运粮秣，那么前方、后方的费用，招待国宾使节的用度，胶漆器材的补充，车辆盔甲的保养，每天都要耗费千金，然后十万大军才能出动。

其用战也贵胜，久则钝兵挫锐，攻城则力屈，久暴师则国用不足。夫钝兵挫锐、屈力殚货，则诸侯乘其弊而起，虽有智者，不能善其后矣。故兵闻拙速，未睹巧之久也。夫兵久而国利者，未之有也。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，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。

用这样的军队去作战就要求速胜，旷日持久就会耗损武器装备、挫伤军队的士气，攻城就会使军力耗尽，军队长期在外作战就会使国家财政发生困难。这武器装备耗损，军队士气挫伤，军力耗尽，国家经济枯竭，那么其他的诸侯就会乘机发起进攻，（到那时候）即使有再明智的战略家，也没有办法使结局完美了。所以用兵作战只听说老老实实地求得速胜，没有见过弄巧立异追求持久的。这战争持久而对国家有利的，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情。所以不完全了解用兵有害方面的人，就不能完全了解用兵的有利方面。

善用兵者，役不再籍，粮不三载；取用于国，**因**（增添、积累）粮于敌，故军食可足也。

善于用兵的人，兵员不征集两次，粮秣不多次运送，武器装备从国内取用，粮秣在敌国征集，所以军队的粮秣就可以保证足食了。

国之贫于师者远输，远输则百姓贫。近师者贵卖，贵卖则百姓财竭，财竭则急于丘役。力屈、财殚，中原内虚于家。百姓之费，十去其七；公家之费，破车、罢马，甲胄、矢弩、戟楯、蔽橹、**丘牛**（大牛）、大车，十去其六。

国家之所以会因为用兵而使经济陷入贫困是由于远道运输，远道运输会使百姓陷入贫困。邻近军队集结的地方，物价必然上涨，物价上涨就会使百姓的财富枯竭。（百姓财富枯竭导致）政府财政枯竭，就要急于加重赋役。国力耗尽，财富枯竭，国内家家空虚。百姓的财产，要耗去十分之七；政府的财力，也会由于车辆破损、马匹疲病，盔甲、箭弩、戟盾、蔽橹以及运输用的大牛、大车的征集补充，而损失掉十分之六。

故智将务食于敌，食敌一钟，当吾二十钟；萁秆一石，当吾二十石。

所以聪明的将帅务求在敌国解决粮草供应问题，吃敌国一钟粮食，抵得从本国运输二十钟；用敌国的一石草料，抵得从本国运送二十石。

故杀敌者，**怒**（奋起；奋发）也；取敌之**利**（物资出产）者，货也。故车战，得车十乘以上，赏其先得者，而更其旌旗，车杂而乘之，卒善而养之，是谓胜敌而益强。

所以要使军队英勇杀敌，就应激励部队；要使军队勇于夺取敌人的物资，就必须用财货作奖励。所以在车战中，凡是缴获战车十辆以上者，就奖赏最先夺得战车的人，并且要将敌人的旗帜换上我军的旗帜，派出自己的士兵和俘虏来的士兵夹杂乘坐，对俘虏的士卒要善待他们（以为我所用），这就是所谓越战胜敌人也越加壮大自己。

故兵贵胜，不贵久。

所以用兵贵在速胜，不利于旷日持久。

故知兵之将，民之**司命**（司命，星名，主知生死），国家安危之主也。

所以懂得用兵作战的将帅，是民众生死的掌握者，是国家安危的主宰者。

谋攻篇

孙子曰：凡用兵之法，全国为上，破国次之；全军为上，破军次之；全旅为上，破旅次之；全卒为上，破卒次之；全伍为上，破伍次之。是故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；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

孙子说：凡是战争的指导法则，使敌人举国完整地降服是上策，击破敌国就差些；使敌人全军完整地降服上策，击破敌军就差些；使敌人全旅完整地降服是上策，击破敌旅就差些；使敌人全卒完整地降服是上策，击破敌卒就差些；使敌人全伍完整地降服上策，击破敌伍就差些。因此百战百胜，不能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；不战就能使敌人降服，才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。

故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攻城之法为不得已。修**橹**（顶部没有覆盖的远望楼）、**轒辒**（古代用于攻城的大型木制战车。上蒙牛皮，下面可容十数人，往来运土以填平敌人的城壕），具器械，三月而后成；距**闉**（通“堙”，堆成的土山），又三月而后已。将不胜其忿，而蚁附之，杀士三分之一，而城不拔者，此攻之灾也！

所以指导战争的上策是挫败敌人的战略计谋，其次是挫败敌人的外交，再次是打败敌人的军队，下策是攻占敌人的城池。攻城的办法是不得已的。修造攻城的楼橹和战车，准备攻城的器械，三个月才能完成；构筑攻城的土山，又要三个月才能完工。将帅控制不住自己焦躁愤怒的情绪，驱使军队像蚂蚁一样去爬梯攻城，士卒伤亡三分之一，而城池还是攻不下来，这就是攻城带来的灾难！

故善用兵者，屈人之兵而非战也，拔人之城而非攻也，破人之国而非久也，必以全争于天下。故兵不顿，而利可全，此谋攻之法也。

所以善于用兵的人，降服敌人的军队而不靠直接交战，夺取敌人的城堡而不靠强攻，灭亡敌人的国家而不靠旷日持久的战争，一定要用全胜的战略争胜于天下。这样军队不致劳累疲弊，而胜利却可以保全，这就是以谋略制敌的法则。

故用兵之法，十则围之，五则攻之，倍则分之，敌则能战之，少则能逃之，不若则能避之。故小敌之**坚**（1、固执。2、牢固，坚固，强固有力而不易摧毁），大敌之擒也。

所以用兵的法则是，有十倍于敌的兵力就包围它，有五倍于敌的兵力就进攻它，有两倍于敌的兵力就设法分散它，有与敌相等的兵力就设法击败它，兵力少于敌人的时候就要退却，实力比敌人弱就要设法避免决战。所以，弱小的军队如果固执于坚守，就会沦为强大敌人的俘虏。

夫将者，国之辅也，辅周则国必强，辅隙则国必弱。

将帅就是国家的辅佐，辅佐周密，国家就强盛；辅佐不周，国家就会衰弱。

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：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，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，是谓**縻**（束缚，拘束）军；不知**三军**（古代所说的三军是指骑马打仗的前、中、后三军。前军一般是先锋营负责开路、侦察、应付小规模的战斗，带部分军需物资；中军就是统帅所处的大军有当时作战的大部分作战兵种；后军主要就是全军的主要军用物资、工匠、以及大量的民工等。这里的三军是军队的统称）之事而**同**（参与；一起干某事）三军之政者，则军士惑矣；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，则军士疑矣。三军既惑且疑，则诸侯之难至矣，是谓乱军引胜。

所以国君可能使军队受到祸害的情况有三种：不知道军队不可以前进却硬叫军队前进，不知道军队不可以后退却硬叫军队后退，这叫束缚军队。不了解三军的内部事务而去干预三军的行政管理，就会使士兵迷惑；不懂得三军的权变而去干预三军的指挥，就会使士兵疑虑；三军既迷惑又疑虑，那么其他诸侯乘机进犯的灾难也就来到了。这叫做扰乱了自己的军队而致使敌人获得胜利。

故知胜有五：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，胜！识众寡之用者，胜！上下同欲者，胜！以虞待不虞者，胜！将能而君不御者，胜！此五者，知胜之道也。

所以预知胜利有五种情况：知道什么条件下可以打或不可以打的，胜利！懂得多兵与少兵的不同用法的，胜利！军队上下意愿一致的，胜利！以己有备对敌无备的，胜利！将帅有指挥才能而国君不加掣肘的，胜利！这五条，是预知胜利的方法。

故曰：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；不知彼而知己，一胜一负；不知彼，不知己，每战必殆。

所以说：知晓敌人又知晓自己，打多少次仗都不会有危险；不知晓敌人但知晓自己，胜败的可能各半；既不知晓敌人，也不知晓自己，那么每战都会有危险。

形篇

孙子曰：昔之善战者，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。不可胜在己，可胜在敌。故善战者，能为不可胜，不能使敌之必可胜。故曰：胜可知，而不可为。

孙子说：从前善于指挥作战的人，先要做到不会被敌战胜，然后再等待机会战胜敌人。不被敌人战胜的主动权在自己手中，能否战胜敌人则在于敌人是否有隙可乘。所以善于指挥作战的人，能够做到不被敌人战胜，而不能使敌人一定出现被我战胜的情况。所以说，胜利可以预见到，但不可凭主观意愿去强为。

不可胜者，守也；可胜者，攻也。守则不足，攻则有余。善守者，藏于**九**（形容极多）地之下；善攻者，动于九天之上。故能自保而全胜也。

使敌人不能战胜我，这是属于防守方面的事；使我可以胜敌，这是属于进攻方面的事。采取防守，是因为兵力不足（我方暂处劣势）；采取进攻，是因为兵力有余（我方兵力拥有优势）。善于防守的人，深深隐蔽自己的兵力于九地（各种地形）之下；善于进攻的人，高度发挥自己的力量，动作于九天（各种天候）之中。所以既能够保全自己又能取得完全消灭敌人的胜利。

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，非善之善者也；战胜而天下曰善，非善之善者也。故举秋毫不为多力，见日月不为明目，闻雷霆不为聪耳。古之所谓善战者，胜于易胜者也。故善战者之胜也，无智名，无勇功，故其战胜不**忒**（tè，差错、失误）。不忒者，其所措必胜，胜已败者也。故善战者，立于不败之地，而不失敌之败也。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，败兵先战而后求胜。善用兵者，修道而保法，故能为胜败之政。

预见到胜利，不超过一般人的认识，不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。经过激战而取得胜利，即便是普天下之人都说好，也不能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。这就像能举起秋毫算不上力大，能看见日月算不上眼明，能听到雷声算不上耳聪。古来所说的善于指挥作战的人，都是在容易取胜的条件下战胜敌人的。所以善于指挥作战的人所取得的胜利，没有智慧的名声，没有勇武的战功，所以他战胜敌人不会出差错。之所以不会出差错，是由于他的战略措施先造成必胜的条件，战胜已经处于失败地位的敌人。所以善于指挥作战的人，总是使自己立于不败的地位，而又不放过击败敌人的机会。所以胜利的军队先有了胜利的把握，而后才寻求与敌人交战；失败的军队往往是先冒险与敌人交战，企图在作战中去求饶幸的胜利。善于领导战争的人，修明政治且确保法制，所以能够掌握胜败的决定权。

兵法：一曰**度**（计量长短的标准），二曰量，三曰数，四曰称，五曰胜；地生度，度生量，量生数，数生称，称生胜。故胜兵若**以镒称铢**（“镒”和“铢”是古代的两个重量单位。镒是比“两”大的单位，一镒等于24两；铢是比两小的单位，一两等于24铢，一镒就相当于576倍的铢），败兵若以铢称镒。胜者之战民也，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，形也！

军事上有五个范畴：一是“度”，二是“量”，三是“数”，四是“称”，五是“胜”。（敌对双方都有土地）有了土地就产生（土地面积大小不同的）“度”的问题；（双方土地面积大小的）“度”的不同，就产生（物产资源多少）“量”的问题；（双方物产资源多少的）“量”的不同，就产生（能动员和供给兵卒众寡的）“数”的问题；（双方人力众寡的）“数”的不同，就产生（军事力量轻重对比的）“称”了；（双方力量轻重的）“称”的不同，就产生胜败。所以胜利的军队在力量对比上，就像用“镒”称“铢”那样占据绝对优势；失败的军队在力量对比上，就像用“铢”称“镒”那样处于绝对的劣势。胜利者指挥作战，就像在万丈悬崖决开山涧的积水那样，这是重大的物质在迅猛运动中加强了力量（冲力）的表现呀！

势篇

孙子曰：凡治众如治寡，**分**（编制）**数**（组织）是也；斗众如斗寡，**形**（旌旗曰形）**名**（鼓金曰名）是也；三军之众，可使**必**（一旦，假使，倘偌，假如）受敌而无败者，奇正是也；兵之所加，如以碫投卵者，虚实是也。

孙子说：凡是管理大部队就如同管理小部队一样，这属于“组织编制”合理；指挥大部队如同指挥小部队一样，这属于“指挥信号”统一；统领三军之众，可以使一旦遭受敌人进攻而不致失败，这属于“奇正”运用得正确；军队进攻所向，如同用石头碰鸡蛋一样，这是“避实击虚”运用得适宜。

凡战者，以正合，以奇胜。故善出奇者，无穷如天地，不竭如江河。终而复始，日月是也；死而复生，四时是也。声不过五，五声之变，不可胜听也。色不过五，五色之变，不可胜观也。味不过五，五味之变，不可胜尝也。战势不过奇正，奇正之变，不可胜穷也。奇正相生，如环之无端，孰能穷之？！

凡是作战，都是以“正”兵迎敌，以“奇”兵取胜。所以善于出奇制胜的将帅，其战法变化就像天地那样（运行）无穷，像江河那样（奔流）不竭。终而复始，如同日月的运转；去而又来，类似四季的更迭。乐音不过五个音阶，可这五个音阶的变化却听不胜听；颜色不过五种色素，可这五种色素的变化就看不胜看；味道不过有五种味素，可这五样味素的变化就尝不胜尝；作战的战术不过“奇”“正”，但“奇”“正”的变化就无穷无尽。“奇”“正”相互转化，就像莫比乌斯环那样，无始无终，谁能穷尽它呢？！

激水之疾，至于漂石者，势也；**鸷**（鸷，击杀鸟也）鸟之疾，至于毁折者，节也。是故善战者，**其势险**（他所造成的态势是险峻的），**其节短**（进攻的节奏是短促有力的）。**势如彍弩**（“势险”就如同满弓待发的弩那样蓄势），**节如发机**（“节短”正如拔动弩机那样突然）。

湍急的流水飞快地奔流，以至能够漂起石头，这就叫做“势”；击杀猎物的鸟迅飞猛击，以至能够捕杀小鸟小兽，这就叫做“节”。所以善于指挥作战的人，他创造的“态势”是险峻的，他掌握的“节奏”是短促的。险峻的“势”就像张满的弓弩，短促的“节”就像击发弩机（把箭矢突然射出一般）。

纷纷纭纭，斗乱而不可乱也；浑浑沌沌，形圆而不可败也。乱生于治，怯生于勇，弱生于强。治乱，**数**（道、组织策略）也；勇怯，**势**（形势，情势）也；强弱，**形**（古同“刑”，刑罚）也。故善动敌者，**形**（使之现形，显露，显示）之，敌必从之；予之，敌必取之；以利动之，以卒待之。

旌旗纷纷，人马纭纭，在混乱状态中作战，要使军队不混乱；战车转动，步卒奔驰，在迷蒙不清的情况下打仗，要部署得各方面都能对付可能发生的情况而不会被打败。混乱产生于严整，怯懦产生于勇敢，软弱产生于坚强。使混乱得到治理，靠合理的组织编制；使怯懦的人勇敢，靠制造险峻的情势；使软弱的人坚强，靠严明的刑罚。所以善于调动敌人的将帅，显露假象迷惑敌人，敌人一定会跟随；给予利益引诱敌人，敌人一定会夺取；用利益调动敌人，然后用主力军队等待敌人（进入圈套）。

故善战者，求之于势，不责于人，故能择人而任势。任势者，其战人也，如转木石。木石之性，安则静，危则动，方则止，圆则行。故善战人之势，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，势也！

所以善于作战的人，要谋求制造有利的态势以取胜，而不苛求将吏和部属，所以要能选择出合适的将吏和部属，去利用有利的态势。善于利用有利态势的将帅，其指挥将吏和部属，就像滚动木头和石头一样。木头、石头的本性，放在平坦安稳的地方就静止，放在陡峭险峻的地方就滚动；方的会静止，圆的会滚动。所以善于指挥将吏和部属所造成的态势，如同转动圆石从万丈高山上滚下来那样，这就是所谓的“势”！

虚实篇

孙子曰：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**佚**（通“逸”，安逸），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。故善战者，致人而不致于人。能使敌自至者，利之也；能使敌不得至者，**害**（害，妨也。妨碍，妨害）之也。故敌佚能劳之，饱能饥之，安能动之。

孙子说：凡先到达战场等待敌人的就安逸，后到达战场仓促应战的就劳顿。所以善于指挥作战的人，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。能使敌人自动进入我预定地域的，是用利益引诱了它；能使敌人不能到达其预定地域的，是用妨害阻止了它。所以敌人休整得好，能够使它疲劳；敌人粮食充足，能够使它饥饿，敌人驻扎安稳，能够使它移动。

出其所不趋，趋其所不意。行千里而不劳者，行于无人之地也。攻而必取者，攻其所不守也；守而必固者，守其所不攻也。故善攻者，敌不知其所守；善守者，敌不知其所攻。微乎微乎，至于无形，神乎神乎，至于无声，故能为敌之司命。

出兵指向敌人不及援救的地方，奔袭敌人预料不到的方向。行军千里而不劳顿的，是因为走的是敌人没有守备的地区。进攻必然会得手的，是因为攻的是敌人没有防守（或不易防守）的地方；防御必然能稳固的，因为防守的是敌人所不进攻（或攻不下）的地方。所以善于进攻的，使敌人不知道怎么防守；善于防守的，使敌人不知道怎么进攻。微妙呀！真是微妙啊！以至于看不出形迹；神奇啊！真是神奇啊！以至于听不到声息；所以能成为敌人命运的主宰。

进而不可御者，冲其虚也；退而不可追者，速而不可及也。故我欲战，敌虽高垒深沟，不得不与我战者，攻其所必救也；我不欲战，虽画地而守之，敌不得与我战者，乖其所之也。

前进而使敌人不能抵御的，是因为冲向了它空虚的地方；后退而使敌人无法追击的，是因为行动退得迅速使敌人追赶不上。所以我想打，敌人即使高垒深沟也不得不脱离阵地在野外与我（在野外）作战的，是因为我进攻了敌人必救的要害之处；我不想打，虽然只是画地而守，敌人也无法前来同我作战，是因为我诱使敌人改变了其进攻的方向。

故形人而我无形，则我专而敌分；我专为一，敌分为十，是以十攻其一也，则我众而敌寡；能以众击寡者，则吾之所与战者，**约**（约束，限制）矣。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，不可知，则敌所备者多，敌所备者多，则吾所与战者，寡矣。故备前则后寡，备后则前寡，备左则右寡，备右则左寡，无所不备，则无所不寡。寡者，备人者也；众者，使人备己者也。

所以要使敌情暴露而我情不露痕迹，这样我军的兵力就可以集中，而敌人的兵力就不得不分散。我军的兵力集中在一处，敌人的兵力分散在十处，我就能用十倍于敌人的兵力去攻击敌人，这就造成了我众敌寡的有利态势。能以众击寡，那么同我军作战的敌人就有限了。我军所要进攻的地方敌人不得而知，不得而知，那么敌军所要防备的地方就多了；敌军防备的地方越多，那么我军所要进攻的敌人就少了。所以防备了前面，后面的兵力就薄弱；防备了后面，前面的兵力就薄弱；防备了左边，右边的兵力就薄弱；防备了右边，左边的兵力就薄弱。处处都防备，就处处兵力薄弱。之所以兵力劣势，是因为被动地去防备敌人；之所以兵力优势，是因为迫使敌人被动地防备自己。

故知战之地，知战之日，则可千里而会战。不知战之地，不知战之日，则左不能救右，右不能救左，前不能救后，后不能救前，而况远者数十里，近者数里乎？以吾度之，越人之兵虽多，亦奚益于胜败哉？！故曰：胜可为也。敌虽众，可使无斗。

所以，能预知交战的地点，预知交战的时间，那么即使跋涉千里也可以同敌人交战。不能预知交战的地点，不能预知交战的时间，就会左翼救不了右翼，右翼救不了左翼，前队救不了后队，后队救不了前队，何况远在数十里，近在数里呢？依我的推测来看，越国的军队虽多，又有什么补益于战争的胜败呢？！所以说：胜利是可以争取的。敌军虽多，也可以使它无法同我较量。

故**策**（筹策，筹度、筹算或估计）之而知得失之计，**作**（1、假装，装出。2、发动）之而知动静之理，**形**（1、表现，显现。2、使之现形，显露，显示）之而知死生之地，**角**（较量力量）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。

所以分析筹算，从而了解作战计划的得失利害；假装有所发动以挑动敌人，从而了解到敌人的动静规律；故意示形于敌以引诱敌人现形，从而了解自身所处的处境是死地还是生地；较量一下力量，以求了解我方还有哪些不足的地方。

故形兵之极，至于无**形**（形体，踪迹，破绽）；无形，则深间不能窥，智者不能谋。因**形**（指敌人的状况、情形）而**错**（通“措”，安排）胜于众，众不能知；人皆知我**所以**（所用；用来）胜之**形**（通“型”，样式，方式），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；故其战胜不复，而应**形**（形成，成为某种形象。可理解为变化）于无穷。

所以伪装佯动做到最好的地步，以至于敌人看不出形迹。看不出形迹，那么即便有深藏的间谍也窥察不到我军底细，最聪明的敌人也想不出对付我军的办法。根据战场形势采取相应的措施而取胜，即使把胜利摆在众人面前，众人还是看不出其中的奥妙。人们都知道我所以战胜敌人的作战方式，却不知道我怎样灵活运用这些作战方式。所以其战胜敌人不是重复老一套，而是应该是变化无穷。

夫兵形象水，水之形避高而趋下，兵之形避实而击虚。水因地而制流，兵因敌而制胜。故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，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，谓之神。

用兵的规律有点像水，水的运动方式是避开高处而向下流动，用兵的变化形式是避开敌人坚实之处而攻击敌人的虚弱之处。水根据地势高低决定流动的方向，用兵则根据敌情的不同而决定制胜的方式。所以，用兵没有固定的态势，就像水没有固定的形态。能根据敌情变化而取胜的，就叫作用兵如神。

故五行无常胜，四时无常位，日有短长，月有死生。

所以五行相生相克，没有固定的常胜；四季推移更替，没有固定的位置；白昼有短有长，月亮有缺有圆。

军争篇

孙子曰：凡用兵之法，将受命于君，合军聚众，交和而舍，莫难于军争。军争之难者，以迂为直，以患为利。故迂其途，而诱之以利，后人发，先人至，此知迂直之计者也。

孙子说：凡用兵的法则，将帅接受国君的命令，从收拢军队征集民众、到敌我相对阵而驻扎，在这过程中没有比（战略前进中）争取先机之利更困难的。争取先机之利之所以困难，是因为要把（从表面上看是遥远的）迂回曲折的弯路，变成（实际上是近便的）直路，要将不利的转化成对自己有利的。所以故意迂回绕道，并用小利引诱敌人（转移方向），这样就能比敌人后出动而先于敌人到达（所要争夺的要地），这就是懂得以迂为直的计谋了。

故军争为利，军争为危。举军而争利，则不及；委军而争利，则辎重捐。是故卷甲而趋，日夜不处，倍道兼行，百里而争利，则擒三将军，劲者先，疲者后，其法十一而至；五十里而争利，则蹶上将军，其法半至；三十里而争利，则三分之二至。是故军无辎重则亡，无粮食则亡，无委积则亡。

所以争取先机之利是有利的，同时争取先机之利也是有危险的。全军携带装备辎重去争利，（这样行军迟缓）就不能及时到达预定地域；放下装备辎重去争利，装备辎重就会损失。因此，卷起盔甲轻装急进，昼夜不停，加倍行程连续行军，走上百里路去争利，（如果遇到意外情况）那么三军的将领都可能被敌人俘虏，强壮的士兵先到，疲弱的士兵掉队，其结果只会有十分之一的兵力赶得到；走五十里去争利，（如果遇到情况）先头部队的将领会受挫，用这种办法使得队伍只有半数的兵力赶得到；走三十里去争利，就只有三分之二的兵力赶得到。要知道军队没有随军辎重就会败亡，没有粮食接济就会败亡，没有物资补充就会败亡。

故不知诸侯之谋者，不能**豫交**（预先结交）；不知山林、险阻、沮泽之形者，不能行军；不用乡导者，不能得地利。故兵以诈立，以利动，以分合为变者也。故其疾如风，其徐如林，侵掠如火，不动如山，难知如阴，动如雷震。掠乡分众，廓地分利，悬权而动。先知迂直之计者胜，此军争之法也。

所以不了解列国诸侯战略企图的，就无法与之预定外交方针；不熟悉山岭森林、险要阻塞、水网湖沼等地形的，就不能行军；不重用向导，就不能得到地利。所以用兵是运用诡诈权变的方式立足，依据有利的情况来决定自己的行动，通过分散或集中兵力作为（战略战术）变化的。所以军队疾动的时候像疾风般迅速，徐步的时候像森林般严整，攻击的时候像烈火般无坚不摧，不动的时候像山岳般岿然不动，难以窥测得如同阴云遮天，行动时如同迅雷突鸣。掳掠乡邑，分配俘虏来的人众；扩张领土，分配掠夺来的资源，权衡利害得失，然后相机而动。事先懂得以迂为直方法的就能取得胜利，这就是争夺先机之利的原则。

《军政》曰：“言不相闻，故为鼓金；视不相见，故为旌旗。”夫鼓金旌旗者，所以一人之耳目也；人既专一，则勇者不得独进，怯者不得独退，此用众之法也。故夜战多火鼓，昼战多旌旗，**所以**（所用，用来）变人之耳目也。

《军政》说：“因相互听不到讲话，所以设置锣鼓；相互间看不清动作，所以设置旌旗。”这锣鼓和旌旗，是用视听来统一全军耳目的。全军视听既然一致，那么勇敢的就不能单独冒进，怯懦的士兵也不能单独后退了，这就是指挥大部队作战的方法。因此，夜间作战多用火光和鼓声，白天作战多用旌旗，这些不同的指挥讯号是为了适应人们的视听而变动使用的。

故三军可夺气，将军可夺心。是故朝气锐，昼气惰，暮气归。故善用兵者，避其锐气，击其惰归，此治气者也。以治待乱，以静待哗，此治心者也。以近待远，以佚待劳，以饱待饥，此治力者也。无邀正正之旗，勿击堂堂之阵，此治变者也。

对于敌人的三军，可以打击它的士气；对于敌人的将领，可以扰乱他的决心。所以，早晨朝气饱满，当午逐渐懈怠，傍晚就疲乏思归了。因此善于用兵的人，要避开敌人（初来时）的锐气，等待敌人士气松懈疲乏时再去攻击它，这是掌握军队士气的方法。用自己的严整等待敌人的混乱，用自己的镇静等待敌人的轻躁，这是掌握将领心理的方法。用自己部队的接近战场等待敌人的远道迎战，用自己部队的安逸休整等待敌人的奔走疲劳，用自己部队的饱食等待敌人的饥饿，这是掌握军队战斗力的办法。不去拦击旗帜整齐（配备周密）的敌人，不要攻击阵容堂皇（实力强大）的敌人，这是掌握机动变化的方法。

故用兵之法，高陵勿向，背丘勿逆，佯北勿从，锐卒勿攻，饵兵勿食，归师勿遏，围师遗阙，穷寇勿迫，此用兵之法也。

所以用兵的法则是：敌军占领山地时不要去仰攻，敌军背靠高地时不要正面去迎击，敌军假装败北（打不过转背而逃）时不要去跟踪追击，敌军的精锐所在不要去攻击，敌人的诱兵小利不要上钩，撤退回国的敌军不要去拦截，包围敌人要虚留缺口，陷入绝境的敌军（可能拼命时）不要急于迫近，这是用兵的法则。

九变篇

孙子曰：凡用兵之法，将受命于君，合军聚众，圮地无舍，衢地交合，绝地无留，围地则谋，死地则战。途有所不由，军有所不击，城有所不攻，地有所不争，君命有所不受。

孙子说：凡是用兵的法则，主将接受国君的命令，动员组织民众编制成军队（出征），在难以通行的“圮地”不可宿营，在四通八达的“衢地”要结交诸侯，在无法生存的“绝地”不可停留，在四面险阻、难以出入的“围地”要巧设计谋，陷入走投无路的“死地”就要坚决奋战。有些道路（虽可走而）不必走，有些敌军（虽可打而）不必打，有些城池（虽可攻而）不必攻，有些地方（虽可争而）不必争，国君的有些命令（虽可受）不必受。

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，知用兵矣；将不通于九变之利，虽知地形，不能得地之利矣；治兵不知九变之术，虽知五利，不能得人之用矣。

所以将帅能够精通以上各种机变的运用，就是懂得用兵了。将帅不精通以上各种机变的运用的，虽然了解地形，也不能得到地利。指挥军队而不懂得各种机变，虽然知道“五利”，也不能充分发挥出军队的战斗作用。

是故智者之虑，必杂于利害。杂于利，而务可**信**（通“伸”，伸展、达到的意思）也；杂于害，而患可解也。

所以聪明的将帅思考问题，必须兼顾利和害。在不利的情况下要看到有利的因素，作战任务才可以因为有信心而能够顺利完成；在顺利的情况中要同时看到潜在的危害，才能事先解除（可能发生的）祸患。

是故**屈**（低头，降服）诸侯者以**害**（1、害，伤也。2、妨碍，妨害），**役**（役使，驱使）诸侯者以**业**（职业；所从事的主要工作），**趋**（古同“促”，催促；急速）诸侯者以利。

所以降服诸侯依靠（阻止其伸展图谋的）妨害，役使诸侯依靠（其不得不做的）事业，促动诸侯依靠（能满足其欲望的）利益。

故用兵之法，无恃其不来，恃吾**有**（附着在动词、名词、形容词前，相当于词缀，无实际意义）**以**（表示完成，相当于“既”“已经”）**待**（防备）也；无恃其不攻，恃吾有所不可攻也。

所以用兵的法则是，不依赖敌人不来，而依赖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防备；不依赖敌人不进攻，而依赖我拥有使敌人进攻不下的力量和办法。

故将有五危：必死，可杀也；必生，可虏也；**忿速**（忿怒急躁），可**侮**（轻侮，轻蔑侮辱）也；廉洁，可**辱**（羞辱）也；爱民，可烦也。凡此五者，将之过也，用兵之灾也。覆军杀将，必以五危，不可不察也。

所以将领有五种（性格上的缺陷造成的）危险：死拼硬打，可能会被敌所杀；贪生怕死，可能会被敌所俘；暴躁易怒，可能会受敌轻侮而失去理智；廉洁自爱，可能会被羞辱引发冲动；爱护民众，可能会受到敌方的烦扰。这五种情况，是将帅的过错，也是用兵的灾难。军队覆没，将帅被杀，必定是因为这五种弱点引起的，是不可不警惕的。

行军篇

孙子曰：凡处军、相敌，**绝**（横渡；穿越）山依谷，视生处高，战隆无登，此处山之军也。**绝**（横渡；穿越）水必远水；客绝水而来，勿迎之于水内，令半济而击之，利；欲战者，无**附**（靠近）于水而迎客；视生处高，无迎水流，此处水上之军也。绝**斥泽**（盐碱沼泽地带），惟**亟**（亟，急也）去无留；若交军于斥泽之中，必依水草，而背众树，此处斥泽之军也。平陆处**易**（平坦），而右背高，前死后生，此处平陆之军也。凡此四军之利，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。

孙子说：凡是部署军队、观察判断敌情，通过山地时，必须靠近山谷穿行；驻扎在高处，使前面视界开阔；在隆高之地与敌作战，不宜自下而上仰攻，这是在山地部署军队的原则。横渡江河后，应远离水流（勿近也）；敌人渡水来战，不要在水中迎击，要等它渡过一半时再攻击，这样才有利。如果要同敌人决战，不要靠近水边列阵抗击敌人；应驻扎在高处，使前面视界开阔，不要面迎水流（处于敌从的下游），这是在江河地带部署军队的原则。通过盐碱沼泽地带时，要迅速离开，不要逗留；如果同敌军在盐碱沼泽地带遭遇，必须靠近水草而背靠树林，这是在盐碱沼泽地带部署军队的原则。在平原地带作战时，应占领开阔地带，主要的翼侧和后方应倚托高地，做到面向平易、背靠山险、前低后高，这是在平原地带部署军队的原则。凡是掌握了以上四种利用地形部署军队所带来的好处，正是黄帝之所以能战胜其他四帝的原因。

凡军好高而恶下，贵阳而贱阴，养生而处实，军无百疾，是谓必胜。丘陵堤防，必处其阳，而右背之。此兵之利，地之助也。上雨，水沫至，欲涉者，待其定也。凡地有**绝涧**（前后险峻，水横其中，断绝人行）、**天井**（四面陡峭，溪水所归，天然大井）、**天牢**（三面环绝，易进难出，天然牢狱）、**天罗**（草木深密，行动困难，天然罗网）、**天陷**（地势低洼，道路泥泞，天然陷阱）、**天隙**（地多沟坑，既深且长，天然地隙），必亟去之，勿近也。吾远之，敌近之；吾迎之，敌背之。军行有险阻、**潢井**（huáng jǐng，谓沼泽低洼地带）、**葭苇**（jiā wěi，芦苇）、山林、**翳荟**（yì huì，草木茂盛，可为障蔽）者，必谨覆索之，此伏奸之所处也。

凡是驻军总是选择干燥的高地，避开潮湿的洼地；重视向阳，而避开阴暗；蓄养于水草丰茂的地方并且驻扎于军需给养充足的地方；这样军中就没有各种疾病，也就有了胜利的保证。在丘陵堤防地带，必须占领向阳的一面，而把主要的翼侧和后方倚托着它。这些对用兵有利的措置，是利用地形作为辅助条件的。上游下雨，水沬冲下来，要徒涉的，应等水流稍定之后，然后才徒涉。凡地形有绝涧（前后险峻，水横其中，断绝人行）、天井（四面陡峭，溪水所归，天然大井）、天牢（三面环绝，易进难出，天然牢狱）、天罗（草木深密，行动困难，天然罗网）、天陷（地势低洼，道路泥泞，天然陷阱）、天隙（地多沟坑，既深且长，天然地隙），遇上这些地形必须迅速离开，不要接近。我们应远离这种地形，让敌人去靠近它；我们应面向这种地形，而让敌人去背靠着它。军队进军路上两旁遇到有悬崖绝壁的隘路、湖沼水网、芦苇、山林和草木茂盛的地方，必须谨慎地反复搜索，因为这些都是敌人可能设下埋伏或隐蔽侦察的地方。

敌近而静者，恃其险也；远而挑战者，欲人之进也；其所居易者，利也。众树动者，来也；众草多障者，疑也；鸟起者，伏也；兽骇者，覆也。尘高而锐者，车来也；卑而广者，徒来也；散而**条达**（断续分散貌）者，樵采也；少而往来者，营军也。辞卑而益备者，进也；辞强而进驱者，退也；轻车先出，居其侧者，阵也；无约而请和者，谋也；奔走而陈兵者，期也；半进半退者，诱也。杖而立者，饥也；汲而先饮者，渴也；见利而不进者，劳也；鸟集者，虚也；夜呼者，恐也；军扰者，将不重也；旌旗动者，乱也；吏怒者，倦也；粟马肉食，军无悬缶；不返其舍者，穷寇也；谆谆翕翕，徐与人言者，失众也；数赏者，窘也；数罚者，困也；先暴而后畏其众者，不精之至也；来委谢者，欲休息也。兵怒而相迎，久而不合又不相去，必谨察之。

敌人逼近却很安静的，是依仗它占领险要地形；敌人离我很远却来挑战的，是想诱我前进；敌人驻扎在平坦的地方，是为了有利于同我决战。（无风而）许多树木摇动的，是敌人隐蔽前来；丛草中有许多遮障物，是敌人布下的疑阵；群鸟惊飞，是下面有伏兵；野兽骇奔，是敌人大举隐蔽来袭。尘土高而尖，是敌人的战车驰来；尘土低而宽广，是敌人的步兵开进；尘土飞散且断断续续，是敌人正在砍柴曳柴；尘土少而此起彼伏，是敌人正在扎营。敌人的使者措辞谦卑却又在加紧战备的，是准备进攻；措辞强硬而军队又摆出前进姿态的，是准备后退。轻车先出动，部署在翼侧的，是在布列阵势；没有约会而前来讲和的，是另有阴谋。敌人士卒奔走且摆开兵车列阵的，是期待同我决战；敌人半进半退的，是企图引诱我军。敌兵倚着兵器而站立的，是饥饿的表现；士兵打水而自己先喝，是干渴的表现；敌人见利而不进兵争夺的，是疲劳的表现。敌人营寨上集聚乌雀的，下面是空营；敌人夜间惊叫的，是恐慌的表现。敌营惊扰纷乱的，是因为将领不持重；旗帜摇动不整齐的，是敌人队伍已经混乱；敌人军官易怒烦躁的，是疲倦的表现。用粮食喂马，杀掉接辎重大车的牲口吃肉，收拾起炊具，部队不返回营舍的，是准备拼命突围（或逃跑）的穷寇。低声下气同部下讲话，是敌将失去了人心。频繁犒赏士卒的，是敌军已经无计可施；不断处罚部属的，是敌军处境困难；先强暴然后又害怕部下的，是最不精明的将领；派来使者谈判措词委婉态度谦逊的，是敌人想休兵息战。敌军怒气冲冲地来迎战，但久不交锋又不撤退的，必须谨慎地观察它的企图。

兵非贵益多也，惟无武进，**足**（重视）以并力、料敌、取人而已。夫惟无虑而易敌者，必擒于人。

兵力不在于愈多愈好，只要不轻敌冒进，足够重视集中兵力、判明敌情、选拨人才罢了。这只有那种毫无深思熟虑而又轻敌的人，必定会被敌人俘虏。

卒未亲附而罚之，则不服，不服则难用也。卒己亲附而罚不行，则不可用也。故令之以文，齐之以武，是谓必取。**令**（命令、法令）素**行**（实施），**以**（仰赖、凭借）教其**民**（泛指人），则民服；令不素行，以教其民，则民不服。令素行者，与众相得也。

士卒还未曾亲近依附之前就执行惩罚，他们会不服，不服就很难使用。士卒已经依附，如果军纪得不到执行，也不能用来作战。所以要用“文”的（怀柔手段）手段去管理他们，用“武”的（军纪军法）使他们整齐一致，这就叫做必胜之军。法令在平素得到贯彻执行，以此教导其人，那么人就会服从；法令不能在平素得到贯彻执行，以此教导其人，那么人就会不会服从。法令平素能够贯彻执行的，表明将帅同士卒之间相处得来。

地形篇

孙子曰：地形有“通”者，有“挂”者，有“支”者，有“隘”者，有“险”者，有“远”者。我可以往，彼可以来，曰“通”；“通”形者，先居高阳，利粮道，**以**（则，那么）战则利。可以往，难以返，曰“挂”；“挂”形者，敌无备，出而胜之；敌若有备，出而不胜，难以返，不利。我出而不利，彼出而不利，曰“支”；“支”形者，敌虽利我，我无出也；引而去之，令敌半出而击之，利。“隘”形者，我先居之，必盈之以待敌；若敌先居之，盈而勿从，不盈而从之。“险”形者，我先居之，必居高阳以待敌；若敌先居之，引而去之，勿从也。“远”形者，势均，难以挑战，战而不利。凡此六者，地之道也；将之至任，不可不察也。

孙子说：地形有“通”、“挂”、“支”、“隘”、“险”、“远”六种。我们可以去、敌人可以来的地域叫作“通”。在“通”形地域上，应先占领视野开阔的高地，以利于粮道的畅通，这样作战就有利。可以前出、难以返回的地域叫作“挂”。在“挂”形地域上，如果敌人没有防备，就可以突然出击而战胜它；如果敌人有防备，出击而不能取胜，又难以退回，就不利了。我军前出不利，敌军前出也不利的地域叫作“支”。在“支”形地域上，纵然敌人以利诱我，也不要前出，而应假装引兵离去，诱使敌人出来一半时再回兵攻击，这样就有利。在“隘”形地域上，我们应先敌到达，必须前出占领隘口，并用重兵封锁，以等待敌人来犯。如果敌人先到达并已前出占领隘口，并用重兵封锁的，就不要去打；如果敌人没有用重兵封锁隘口，则可以去打。在“险”形地域上，如果我军先敌到达，必须控制视野开阔的高地，以等待敌人来犯；如果敌人先到达并占领，就应引兵离去，不要去打它。在“远”形地域上，双方地势均同，不宜挑战，勉强求战，就不利。以上六条，是利用地形的原则；这是将帅的重大责任所在，不可不认真考察研究。

故兵有“走”者，有“弛”者，有“陷”者，有“崩”者，有“乱”者，有“北”者。凡此六者，非天之灾，将之过也。夫势均，以一击十，曰“走”；卒强吏弱，曰“**弛**（弛，弓解也；解除）”；吏强卒弱，曰“陷”；大吏怒而不服，遇敌怼而自战，将不知其能，曰“崩”；将弱不严，教道不明，吏卒无常，陈兵纵横，曰“乱”；将不能料敌，以少合众，以弱击强，兵无选锋，曰“北”。凡此六者，败之道也，将之至任，不可不察也。

军事上有“走”、“弛”、“陷”、“崩”、“乱”、“北”六种必败的情况。这六种情况，不是天灾，而是将帅的过错造成的。凡是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而以一击十的，叫作“走”。士卒强横而军官软弱的，叫作“弛”。军官横蛮而士卒懦弱的，叫作“陷”。偏将怨怒而不服从指挥，遇到敌人因心怀不满而擅自率领所属部队单独出战，主将不了解他们会干什么的，叫作“崩”。将帅懦弱又无严格，管教不明确没有章法，官兵没有规矩，出兵列阵时横冲直撞、杂乱无章的，叫作“乱”。将帅不能正确判断敌情，以劣势兵力去对付优势的敌人，以弱兵去打强敌，使用队伍不会选择精锐的，叫作“北”。凡有以上六种情况，都是必然要造成失败的，将帅的重大责任所在，是不可不认真考察研究的。

夫地形者，兵之助也。料敌制胜，计险厄、远近，上将之道也。知此而用战者必胜，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。

这地形，是用兵的辅助条件。判断敌情并制造胜利的条件，考察地形的险易，计算道路的远近，这是主将的职责。懂得这些道理去指挥作战的，必然会胜利；不懂得这些道理去指挥作战的，必然会失败。

故战道必胜，主曰无战，必战可也；战道不胜，主曰必战，无战可也。故进不求名，退不避罪，唯人是保，而利合于主，国之宝也。

所以从战争规律上分析有着必胜把握的，即使君主说不打，也可以坚持去打。从战争规律上分析不能取得胜利的，即使君主说坚持要打，也可以不去打。所以进不求战胜的美名，退不避违命的罪责，只知道保护民众而有利于君主，这样的将帅，才是国家的宝贝。

视卒如婴儿，故可与之**赴深溪**（意思是和士卒一同去冒险或拼死）；视卒如爱子，故可与之俱死。厚而不能使，爱而不能令，乱而不能治，譬若骄子，不可用也。

对待士兵像婴儿（要“护”），就可以和他们一起去赴汤蹈火；对待士兵像对爱子（要“爱”），就可以和他们一起同生共死。如果厚待而不能指使，抚爱而不能命令，违法乱纪而不能惩治，那就好像娇惯坏的孩子一样，是不能用来作战的。

知吾卒之可以击，而不知敌之不可击，胜之半也；知敌之可击，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，胜之半也；知敌之可击，知吾卒之可以击，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，胜之半也。故知兵者，动而不迷，举而不穷。故曰：知彼知己，胜乃不殆；知天知地，胜乃可全。

知晓自己的军队能打，而不知晓敌人不可以打，胜利的可能只有一半；知晓敌人可以打，而不知晓自己的军队不能打，胜利的可能也只有一半；知晓敌人可打，知晓自己的军队能打，而不知晓地形不利于打，胜利的可能也只有一半。所以知晓用兵的人，行动起来决不迷惑，对敌策略层出不穷。所以说，知晓敌人，知晓自己，争取胜利就不会有危险；知晓天时，知晓地利，胜利就有完全的保障。

九地篇

孙子曰：用兵之法，有“散地”，有“轻地”，有“争地”，有“交地”，有“衢地”，有“重地”，有“**圮**（断绝）地”，有“围地”，有“死地”。诸侯自战其地，为“散地”。入人之地而不深者，为“轻地”。我得则利，彼得亦利者，为“争地”。我可以往，彼可以来者，为“交地”。诸侯之地三属，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，为“衢地”。入人之地深，背城邑多者，为“重地”。山林、险阻、沮泽，凡难行之道者，为“圮地”。所由入者隘，所从归者迂，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，为“围地”。疾战则存，不疾战则亡者，为“死地”。是故“散地”则无战，“轻地”则无止，“争地”则无攻，“交地”则无绝，“衢地”则合交，“重地”则掠，“圮地”则行，“围地”则谋，“死地”则战。

孙子说：按照用兵的规律，（战地在战略上因位置和条件不同，对作战将发生不同的影响）可以分为“散地”、“轻地”、“争地”、“交地”、“衢地”、“重地”、“圮地”、“围地”、“死地”。诸侯在本国境内作战的地区，叫作“散地”。进人敌国国境不深的地区，叫作“轻地”。我军得到有利、敌军得到也有利的地区，叫作“争地”。我军可以往、敌军也可以来的地区，叫作“交地”。处在三国交界，同数个诸侯国毗邻，先到达就可以结交周围诸侯而取得多助的地区，叫作“衢地”。深入敌境，背后有众多敌人城邑的地区，叫作“重地”。山岭森林、险要阻塞、水网湖沼等难以通行的地区，叫作“圮地”。进军的道路狭隘，退归的道路迁远，敌军能够以劣势兵力打击我方优势兵力的地区，叫作“围地”。迅速奋勇作战就能生存，不迅速奋勇作战就会全军覆灭的地区，叫作“死地”。因此，“散地”不宜作战；“轻地”不宜停留；遇“争地”应先夺占要点，不要等待敌人占领后再去进攻；逢“交地”，应部署相连，勿失联络；到“衢地”应加强外交活动，结交诸侯；深入“重地”，就要掠取敌国物资粮秣；遇到“圮地”就要迅速通过；陷入“围地”，就要巧设计谋；到了“死地”，就要奋勇作战，死里求生。

所谓古之善用兵者，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，众寡不相恃，贵贱不相救，上下不相收，卒离而不集，兵合而不齐。合于利而动，不合于利而止。敢问：“敌众整而将来，待之若何？”曰：“先夺其所**爱**（重视而加以保护），则听矣。”兵之情主速，乘人之不及，由不虞之道，攻其所不戒也。

所以说古时善于指挥作战的人，能使敌人的部队前后不能相互策应，主力和小部队不能相互依靠，官兵之间不能相互救应，上下之间不能相互协调收容，士卒离散集合不拢，队伍集合阵形混乱不齐整。能造成有利于我的局面就行动，不能造成有利于我的局面就停止。请问：“假如敌军人数众多，而阵势严整地向我开来，该用什么办法来对付呢？”回答是：“先夺取敌人重视而加以保护的一切，就能使它陷入被动而不得不听从我的摆布了。”用兵的情理贵在神速，乘敌人措手不及的时机，走敌人意料不到的道路，攻击敌人没有戒备的地方。

凡为客之道：深入则专，主人不克；掠于饶野，三军足食；谨养而勿劳，并气积力；运兵计谋，为不可测。投之无所往，死且不**北**（失败、败逃）。死，焉不得士人尽力？！兵士甚陷则不惧，无所往则固，深入则拘，不得已则斗。是故其兵不修而戒，不求而得，不约而亲，不令而信。禁**祥**（吉凶的预兆）去疑，至死无所**之**（他、彼）。吾士无余财，非恶货也；无余命，非恶寿也。令发之日，士卒坐者涕沾襟，卧者涕交颐。投之无所往者，诸、刿之勇也。

凡是进入敌国作战的规律：越是深人敌境，军心就越一致，敌人越不能战胜我军。在丰饶的田野上掠取粮草，全军就会有足够的给养；注意休整部队不使士兵过于疲劳，鼓舞士气积蓄力量，部署兵力巧设计谋，使敌人无法判断我军的企图。把部队投放到无路可走的地方，士兵只能拼死作战且不会败北（打不过转背而逃）。面对死亡，如何不使得全军上下尽力拼死一战？！士兵深陷危险的境地就不会恐惧，无路可走时军心就会稳固，深入敌国后行动就不会涣散，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就会坚决战斗。所以处在这种状况下的军队，不待整治就都懂得加强戒备，不待要求就都会愿意出力，不待约束就都能彼此亲密团结，不待申令就都会遵守纪律。禁止预测吉凶并消除部属的疑虑，这样大家至死也没有他心。我军士兵没有多余的财物，并不是他们厌恶财物；我军没有人贪生怕死，并不是他们厌恶长命。当作战命令下达的时候，士兵们坐着的泪湿衣襟，躺着的泪流满面。把他们投到除了向前拼命再无别路可走的地方，就会像专诸和曹刿一样勇敢了。

故善用兵者，譬如“率然”；“率然”者，常山之蛇也。击其首则尾至，击其尾则首至，击其中则首尾俱至。敢问：“兵可使如‘率然’乎？”曰：“可。”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，当其同舟而济，遇风，其相救也，如左右手。是故方马埋轮，未足恃也；齐勇若一，**政**（官长；主事者）之道也；刚柔皆得，地之理也。故善用兵者，携手若使一人，不得已也。

善于统率军队的人，能使部队像“率然”一样。“率然”是恒山上的一种蛇。打它的头，尾就来救应；打它的尾，头就来救应；打它的腰，头尾都会来救应。请问：“可以使军队像‘率然’那样吗？”回答是“可以”。吴国人与越国人是互相仇视的，但当同船过河遇到大风的时候，也会相互救援，就像一个人的左右手。所以，缚住马匹、深埋车轮，企图阻止士卒的逃亡，也是靠不住的。要使部队齐心协力奋勇作战，在于主事者管理得法（采用正确的方法）。要使强者弱者都能发挥作用，在于地形处置得当。所以善于用兵的人，能使全军将士携手如一人，这是因为严峻的形势迫使他们不得不这样啊！

将军之事：静以幽，正以治。能愚士卒之耳目，使之无知。易其事，革其谋，使人无识；易其居，迂其途，使人不得虑。帅与之期，如登高而去其梯；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，而发其机，焚舟破釜，若驱群羊，驱而往，驱而来，莫知所之。聚三军之众，投之于险，此谓将军之事也。九地之变，屈伸之利，人情之理，不可不察。

将军的处事：镇静以求沉思，严正而有条理。要能蒙蔽士兵的视听，不让他们知道他们不该知道的事情；战法经常变化，计谋不断更新，使人们无法识破；驻地常换地方，进军多绕迂路，使人们推测不出意图。主帅给部属下达任务，要像登高后抽去梯子一样（使他们能进而不能退）；率领军队深入诸侯国境，就像拨弩机而射出箭矢一般（使他们可往而不可返）。烧掉渡船，砸碎饭锅，对士兵要像驱赶羊群一样，驱过来，赶过去（让大家只知道跟着走），不知道要到哪里去。聚集全军士卒，投放于险境（使他们不能不拼命作战），这就是将军要做的事情。各种不同地形的机变处置，攻防进退的利害得失，官兵上下的心理变化，这些都是将帅不能不认真考察和研究的。

凡为客之道，深则专，浅则散。去国越境而师者，“绝地”也；四达者，“衢地”也；入深者，“重地”也；入浅者，“轻地”也；背固前隘者，“围地”也；无所往者，“死地”也。是故“散地”，吾将一其志；“轻地”，吾将使之属；“争地”，吾将**趋**（cù，古同“促”，催促；急速）其**后**（即后路，军队背后的运输线或退路）；“交地”，吾将谨其守；“衢地”，吾将固其结；“重地”，吾将继其食；“圮地”，吾将进其途；“围地”，吾将塞其阙；“死地”，吾将示之以不活。故兵之情：围则御，不得已则斗，**过**（超出）则从。

凡进入敌国作战的规律：进入敌国境内越深，军心就越容易专一；进入敌国境内越浅，军心就越容易涣散。离开本国进入敌境作战的，就是进入了“绝地”；四通八达的叫做“衢地”，深入敌国纵深的叫做“重地”，进入敌国浅的叫做“轻地”，背后有坚固的城池而前面进路狭隘的叫做“围地”，无处可走的叫做“死地”。因此，在“散地”，我就要使军队专心一致；在“轻地”，我就要使营阵紧密相连；遇“争地”，我就要急速地攻击敌人的后路（运输线和退路）；逢“交地”，我就要谨慎防守；到了“衢地”，我就要巩固与邻国的结交；入“重地”，我就要补充粮食给养；经“圮地”，我就要迅速通过；陷入“围地”，我就要堵塞缺口，使士兵看到无路可走，只有拼命；到了“死地”，我就要显示拼死战斗的决心。所以士兵们通常的心理反应是：被包围时就会抵抗，迫不得已时就会战斗，十分危险的情况下就会听从指挥。

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，不能豫交；不知山林、险阻、沮泽之形者，不能行军；不用乡导者，不能得地利。四五者，不知一，非霸、王之兵也。夫霸、王之兵，伐大国，则其众不得聚；威加于敌，则其交不得合。是故不争天下之交，不养天下之权，**信**（同“伸”，舒展开）己之私，威加于敌，故其城可拔，其国可隳。施无法之赏，悬无政之令，犯三军之众，若使一人。犯之以事，勿告以言；犯之以利，勿告以害。投之亡地然后存，陷之死地然后生。夫众陷于害，然后能为胜败。故为兵之事，在于顺**详**（同“佯”，假装）敌之意，并敌一向，千里杀将，此谓巧能成事者也！

因此不了解诸侯的战略企图，就无法与之预定外交方针；不熟悉山岭森林、险要阻塞、水网湖沼等地形的，就不能行军；不重用向导，就不能得到地利。这几方面，有一方面不了解，就不能成为争霸称王的军队。凡是称霸称王的军队，进攻大国就能使敌方的军队和民众来不及动员集中；兵威加在敌人头上，就能使它的盟国无法策应。因此，不必争着同哪一国结交，也不必在哪一国培植自己的势力，只要伸展自己的战略意图，把威力加在敌人的头上，就可以拔取敌人的城池，毁灭敌人的国家。施行超越法定和惯例的奖赏，颁布打破常规的号令，驱使三军就如同指使一个人一样。下达作战任务，但不告诉真实的意图。驱使士兵作战，只告诉有利的条件，不指明危险的因素。把部队投放到危险的“亡地”上，反而能转危为存；使士卒陷于“死地”，反而能转死为生。军队陷于险境，然后才能操纵胜败。所以指挥作战的事，在于假装顺从敌人的意图，却集中兵力于主攻方向，长驱千里奔袭，斩杀其将领，这就是所谓巧妙能成大事啊！

是故政举之日，夷关折符，无通其使；**厉**（严肃）于廊庙之上，以诛其事。敌人开阖，必亟入之。先其所爱，微与之期。**践**（依循，顺着）**墨**（1、绳墨，木工用以校正曲直的墨斗线。2、通“默”，不语）随敌，以决战事。是故始如处女，敌人开户，后如脱兔，敌不及拒。

因此决定战争行动的时候，就要封锁关口，销毁通关文凭，禁止敌国使者来往；在庙堂秘密地、认真地谋划这件大事。敌人一旦出现疏漏空隙，就要迅速乘机而入。首先夺取敌人的战略要地，不要轻易地同敌人约期会战。实施作战计划时，要灵活地随着敌情的变化作出调整，以便决定军事行动。因此战争开始时要像处女那样沉静，诱使敌人戒备松懈，暴露弱点；战争展开之后要像脱逃的野兔一样迅速突然行动，使敌人来不及抵抗。

火攻篇

孙子曰：凡火攻有五，一曰火人；二曰火**积**（禾谷之聚曰积）；三曰火**辎**（行军时运输部队携带的物资）；四曰火**库**（军械库，收藏兵器和兵车的处所）；五曰火**队**（成群成列的人或物）。行火必有因，烟火必素具。发火有时，起火有日。时者，天之燥也；日者，月在箕、壁、翼、轸也。凡此四宿者，风起之日也。

孙子说：火攻的形式有五种，一是火烧敌军的人马；二是火烧敌军的粮草；三是火烧敌军的辎重；四是火烧敌军的仓库；五是火烧敌军的整齐队列。实施火攻必须有一定的条件，火攻器材必须平时就有所准备。放火要看准天时，起火要看准日子。天时，指气候干燥的时节；日子，指月亮行经“箕”、“壁”、“翼”、“轸”四个星宿位置的时候。凡月亮经过这四个星宿的时候，便是有风的日子。

凡火攻，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。火发于内，则早应之于外。火发而兵静者，待而勿攻，极其火力，可从而从之，不可从而止。火可发于外，无待于内，以时发之。火发上风，无攻下风。昼风久，夜风止。凡军必知有五火之变，以数守之。

凡是火攻，必须根据五种火攻方式的变化而灵活地派兵策应它。火从敌营内部放火，就要及时派兵从外部策应。火已经烧起来但敌营仍然保持安静的，则应冷静等待一下，不可马上发起进攻，应加猛火势，如果可以进攻就进攻，不可进攻就停止。火可以从外面放，就不必等待内应，只要适时放火就行。从上风放火时，不可从下风进攻。白天风刮久了，夜晚风就容易停止。凡军队作战必须懂得灵活地运用这五种火攻的方法，并等待放火的条件具备时实施火攻。

故以火佐攻者明，以水佐攻者强。水可以**绝**（绝，断也；切断，断绝），不可以**夺**（夺，取也）。

所以用火佐助军队进攻的，攻击效果明显；用水佐助军队进攻的，攻势得以增强。水可以断绝敌军，但不可以夺取物资积蓄。

夫战胜攻取，而不修其功者凶，命曰“**费**（耗损）**留**（滞留；拖延；搁置）”。故曰：明主虑之，良将修之。非利不动，非得不用，非危不战。主不可以怒而兴师，将不可以愠而致战；合于利而动，不合于利而止。怒可以复喜，愠可以复悦；亡国不可以复存，死者不可以复生。故明君慎之，良将警之，此安国全军之道也！

这打了胜仗，夺取了土地城邑，却不能达到战略目的一方将面临凶险，称之为“耗费耽搁（费留）”。所以说，明智的君主应当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，贤良的将帅要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。不是有利不行动，没有取胜把握不用兵，不到危迫境况不开战。君主不可因一时之怒而发起战争，将帅不可因一时之愤而出阵求战。符合国家利益时才行动，不符合国家利益时就停止。愤怒可以重新恢复为欢喜，气愤可以重新恢复为高兴；国亡后不可以复存，人死后不可以复生。所以，明智的国君（对此）要慎重，贤良的将帅（对此）要警惕，这是安定国家和保全军队的关键！

用间篇

孙子曰：凡兴师十万，出征千里，百姓之费，公家之奉，日费千金。内外骚动，怠于道路，不得操事者，七十万家。相守数年，以争一日之胜，而爱爵禄百金，不知敌之情者，不仁之至也，非人之将也，非主之佐也，非胜之主也。故明君贤将，所以动而胜人，成功出于众者，先知也。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，不可象于事，不可验于度，必取于人，知敌之情者也。

孙子说：凡是兴兵十万，出征千里，百姓的耗费，公家的开支，每天要花费千金；全国内外动乱不安，（运输军需物资的队伍）疲惫于道路上，因而不能正常耕作的将有七十万家。这样相持数年，就是为了争一朝之胜，如果吝惜爵禄和金钱（不重用间谍），以至因为不能了解敌情（而导致失败），那就是不仁到了极点，这种人不配做军队的统帅，不配做君主的辅佐，也不可能是胜利的人主。所以英明的国君、贤良的将帅，其所以能动辄能战胜敌人，成功地超出众人者，就在于事先了解了敌情。要事先了解敌情，不可以祈求鬼神去获取，不可用相似的事情做类比推测（吉凶），不可用夜视星辰运行的度数去验证，必须依靠人，依靠那些了解敌人情况的人。

故用间有五：有因间、有内间、有反间、有死间、有生间。五间俱起，莫知其道，是谓神纪，人君之宝也。因间者，因其乡人而用之；内间者，因其官人而用之；反间者，因其敌间而用之；死间者，为诳事于外，令吾间知之，而传于敌间也；生间者，反报也。

使用间谍的方式有五种：因间、内间、反间、死间、生间。五种间谍同时都使用起来，使敌人无从了解我用间的规律，这才是使用间谍最神妙莫测的方法，是国君战胜敌人的法宝。所谓“因间”，就是利用敌国的乡野之民做间谋；所谓“内间”，就是利用敌方的官吏做间谍；所谓“反间”，就是诱使敌方间谍为我所用；所谓“死间”，就是先散布假情报，使我方间谍知道，然后传给敌方（敌军受骗，我间不免被处死）；所谓“生间”，就是能够活着回来回报敌情的间谍。

故三军之事，莫亲于间，赏莫厚于间，事莫密于间。非圣智不能用间，非仁义不能使间，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。微哉！微哉！无所不用间也。间事未发，而先闻者，间与所告者皆死。

所以在军队人事中，没有比间谍更更亲信的，奖赏没有比间谍更优厚的，事情没有比间谍更隐秘的。不是高明智慧之人不能利用间谍，不是仁慈慷慨之人不能指使间谍，不是谋虑精细、用心微妙之人不能辨别间谍提供情报的真伪。微妙呀！微妙呀！无所不可以用间谍啊！使用间谍的工作尚未进行，先已传泄在外，那么间谍和听到秘密的人都要处死。

凡军之所欲击、城之所欲攻、人之所欲杀，必先知其守将、左右、谒者、门者、舍人之姓名，令吾间必索知之。

凡是要攻打的敌方军队、要攻占的敌方城池、要暗杀的敌方官员，一定要知道其守城的将领、左右的亲信、负责传达通报的官员、守门的官吏和门客幕僚的姓名，使我方间谍必须侦察清楚。

必索敌人之间来间我者，因而利之，导而舍之，故反间可得而用也。因是而知之，故乡间、内间可得而使也；因是而知之，故死间为诳事，可使告敌；因是而知之，故生间可使如期。五间之事，主必知之，知之必在于反间，故反间不可不厚也。

必须搜查出前来侦察我军的敌方间谍，要用重金收买，优礼款待，诱导安置，使为我用，所以 “反间”就可以为我所用了。由于使用了“反间”而了解敌方情况，所以“乡间”、“内间”就可以为我所用了；由于使用了“反间”，所以能使“死间”传假情报给敌人；由于使用了“反间”，所以能使“生间”按预定时间回报敌情。五种间谍的使用方法，人主都必须懂得。了解情况的关键在于使用好“反间”，所以对“反间”不可不厚待的。

昔殷之兴也，伊挚在夏；周之兴也，吕牙在殷。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，必成大功。此兵之要，三军之所恃而动也！

从前商朝的兴起，在于伊挚曾经在夏朝；周朝的兴起，在于吕牙曾经在商朝。所以明智的国君、贤能的将帅，能用智慧高超的人充当间谍，就一定能建立大功。这是用兵最重要的一着，整个军队都要依靠间谍提供的情报来决定军事行动的呀！